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二六冊

集 部

蘇軾文集〔北宋〕蘇 軾

蘇軾文集卷六十

尺牘

與蒲廷淵一首

徐州

河中永洛出棗，道家所貴，事見《真誥》。唐有道士侯道華，嘗得無核者三，食之後，竟竊鄧太主藥上昇。君到彼，試求之，但恐得之不偶然，非力求所能致耳。

與蒲傳正一首

以下俱黃州

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，多買書畫奇物，常典錢使，欲老弟苦勸公。卑意亦深以爲然。歸老之計，不可不及今辦。

治。退居之後，決不能食淡衣籠，杜門絕客，貧親知相干，決不能不應副。此數事豈可無備，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，不消與營產業也。書畫奇物，老弟近年視之，不啻如糞土也。縱不以鄙言爲然，且看公亡甥面，少留意也。

與巢元修一首

日日望歸，今日得文甫書，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。東坡荒廢，春筍漸老，餅餕已入末限，聞此，當俟駕耶？老兄別後想健。某五七日來，苦壅嗽殊甚，飲食語言殆廢，矧有樂事！今日漸佳。近日牢城失火，燒蕩十九，雪堂亦危，潘家皆奔避，堂中飛焰已燎簷矣。幸而先生兩瓢無恙，四柏亦吐芽矣。

與王庠五首

軾啓。二卒遠來，承手書累幅，問勞教誨，憂愛備盡。仍審侍奉多暇，起居萬福，感慰深矣。軾罪責至重，上不忍誅，止竄嶺海，感恩念咎之外，不知其他。來書開說過當，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，悚息！寄示高文新詩，詞氣比舊益見奇偉，粲然如珠貝溢目。非獨鄉間世不乏人爲喜，又幸珍材異產，近出姻戚，數日讀不釋手。每執以告人曰：「此吾家王郎之文也。」老朽廢學久矣，近日尤不近筆硯，見少時所作文，如隔世事、他人文也。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，是顧千里於伏櫪也。

少時本欲逃竄山林，父兄不許，迫以婚宦，故汨沒至今。南遷以來，便自處置生事，蕭然無一物，大略似行脚僧也。近日又苦

痔疾，呻吟幾百日，緣此斷葷血鹽酪，日食淡麵一斤而已。非獨以愈疾，實務自枯槁，以求寂滅之樂耳。初欲獨赴貶所，兒女輩涕泣求行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，餘分寓許下、浙中，散就衣食。既不在目前，便與之相忘，如本無有也。足下過相愛，乃遣萬里相問，無狀自取，既爲親友憂及，又使此兩人者蒙犯瘴霧，崎嶇往來，吾罪大矣。寄遺藥物并方，皆此中無有，芎尤奇味，得日食以禦瘴也。軾爲舊患痔，今頗發作，外無他故，不煩深念。會晤無期，惟萬萬以時保練。

二

軾啓。前後所寄高文，無不達。日每見增歎，但恨老拙無以少答來貺。又流落海隅，不能少助聲名於當時。然格力自

天，要自有公論，雖欲不顯揚，不可得也。程夫子尚困場屋，王賢良屈爲州縣，皆造物有不可曉者。海隅風土不甚惡，亦有佳山水，而無佳寺院，無士人，無醫藥，杜門食淡，不飲酒，亦粗有味也。目昏倦，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，^①不能詳盡，察之！

九郎遷逝，家門無空歲。三叔翁、大嫂繼往，近日又聞柳家小姑凶訃，流落海隅，日有哀慟，此懷可知。兄與六郎却且安健，幸勿憂也。因侍立阿家，略與道懇，不敢拜狀也。

五

三
承欲往黔南見黃魯直。此古人所難，若果爾，真一段奇事也。然足下久違親庭遠適，更請熟慮。今謾寫一書，若果行，即携去也。

別紙累幅，過當。老病廢忘，豈堪英俊如此責望耶。^②少年應科目時，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，大略與近歲應舉者同爾。亦有少節目，文字才塵忝後，便被舉主取去，今日皆無有，然亦無用也，實無捷徑必得之術。但如君高材強力，積學數年，自有可得之道，而其實皆命也。但卑

念七娘遠書，且喜侍奉外無恙。自十

① 此句疑有脫文。
② 「耶」，原作「也」，今從郎本卷四十六。

四

意欲少年爲學者，每一書，^①皆作數過盡之。書富如人海，百貨皆有之，人之精力，不能兼收盡取，但得其所欲求者耳。故願學者，每次作一意求之。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，但作此意求之，勿生餘念。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，亦

如之。他皆倣此。此雖迂鈍，而他日學成，八面受敵，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。甚非速化之術，可笑！可笑！

與王序一首^②

某啓。忝姻戚之末，^③未嘗修問左右，又方得罪屏居，敢望存記及之。專人遠來，辱牋教累幅，稱述過重，慰勞加等，幸甚。即日履茲秋暑，尊體何似。某仕不知止，臨老竄逐，罪垢增積，玷汙親友。足下

昆仲，曲敦風義，萬里遣人問安否，此意何

可忘。書詞雅健，陳義甚高，但非不肖所當也。蜀、粵相望天末，何時會合，臨書惆悵，未審授任何地。來歲科詔，佇聞峻擢，以慰願望。未間，更乞若時自重。人還奉啓，少謝萬一。不宣。

謝呂龍圖三首以下俱京師

龍圖閣老執事。某西蜀之鄙人，幼承家訓，長知義方，粗識名教，遂堅晚節。兩登進士舉，一中茂才科，故當世名公巨卿，亦嘗賜其提挈愛憐之意。故歐公引之於其始，韓公薦之於其中，今又閣下舉之於其後。自惟末學，辱大賢者之知，出自天幸。然君子之心，以公而取士，其小人之

^① 「二」，原作「讀」，今從郎本。

^② 《與王序》，《七集·續集》卷七作「答王商彥」。

^③ 「之」，原脫，據《七集·續集》、《外集》卷七十五補。

志，終荷恩以歸心。但空省循，何由論報。

比者止於片言隻字謝德於門下，而其誠之所加，意有所不能盡，意之所至，言有所不

能宣，故其見於筆舌者，止此而已。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。

三

某久以局事汨沒，殊不獲覲止。竊惟應得疎絕之罪於左右，不意寬仁含垢，察其俗狀之常情，恕其簡略之小過，光降書辭，曲加勞問，拜謁之際，益增厚顏。旦夕詣賓次，盛暑伏惟爲朝廷自愛，上副注倚之心，下慰輿人之望。

答王龍圖一首

前以拙訥，^①上塵聽覽，方懼獲罪於門下，而無以容其誅。又辱答教，言辭款密，禮遇優隆，而褒揚之句，有加於前日，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。珍函已捧受訖，謹藏之於家，以爲子孫之美觀。蔀屋之陋，復生光彩，陳根之朽，再出英華，乃閣下暖然之春，有以嫗育成就之故也。擇日齋沐，再詣閣下。臨紙澀訥，情不能宣，伏惟恕其愚。

辱簡承孝履如宜。^②新詩寵行，甚幸。但稱道太過，非所以安不肖也。餘所諭謹在意。

^①「訥」，原作「納」，據《歐蘇手簡》改。
^②「孝」，《外集》卷六十三作「教」。

答張主簿一首①密州

改歲，無緣展慶。伏惟履茲新春，百福來集。旬日前辱教，感服眷厚，不即馳答，悚怍！悚怍！向日披奉，但有馳仰。餘寒，冀以時自重。

答宋寺丞一首

徐州

可知也。而彭城自漢以來，號爲重地，朝廷過采其虛名，不知其實無有也，而輕以畀之。自到郡以來，夏旱秋潦，繼之以橫流之災，扎瘥之餘，百役毛起，公私騷然而已也。計其不治之聲，聞於左右者多矣。仁人君子，不指其過，教其所不迨，而更譽之，何也？孔子曰：「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」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，知不徒爲好而已，當有以告我者，不勝大願。適會夫役起，無頃刻閒暇，書不能盡意，惟深察之。

與樂推官一首

以下俱黃州

軾自假守彭城，即欲爲一書以問左右，久苦多事，竟爲足下所先，慚悚不可言也。來書稱道過當，皆非無狀所能彷彿。自少小爲學，不過以記誦篆刻追世俗之好，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。年大以來，雖所謂寡淺者，亦復廢忘，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，尤非所長，素又不喜從事於此，以不喜之心，強其所不長，其荒唐繆悠

疊辱臨訪，欲少款奉，多事因循，繼以卧病，愧負深矣。數日起居佳否？知明

① 「答張主簿一首」，《外集》卷六十四作「又」，「又」前之題爲「與人」。

日啓行，無緣面別，尚冀保練，慰此區區。

答李寺丞二首

久別渴詠，遞中辱書，且審起居清勝，至慰，至慰。某謫居粗遺，廢棄之人，每自嫌鄙，況於他人。君獨收卹，有加平素，風義之厚，足以愧激頽靡也。未緣會見，萬萬以時自愛。

二

遠蒙分輟清俸二千，極愧厚意。然長者清貧，僕所知也。此不敢請，又重違至意，輒請至年終、來春，即納上，感愧不可言也。僕雖遭憂患狼狽，然譬如當初不及第，即諸事易了，荷憂念之深，故以解懸慮。

與徐司封一首

適辱車騎寵存，感怍無窮。晚來尊體佳勝。某與陳君略出至安國，遂覺拙疾稍作。欲告明日少休，後日恭與盛集，可否？無狀慚負多矣。幸甚。

與周主簿一首

罪廢衰朽，過辱臨顧，增愧汗也。晚來起居佳勝。^①甚欲詣謝，巾褐草野，不敢造門，幸加矜恕。

^① 「佳勝」，原作「勝勝」，據《七集·續集》卷五改。